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六　　鄒[illegible]考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趙時恭仝錄

補遺　　段廷琯

張文忠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別稱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子韶置卷歛袵曰精義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其敢以聖賢為法諸老驚嘆曰真奇童子也十四游郡

庠門闔終日爽者不越戶限此令生穴隙視之則歛膝危坐若與神明伍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游京師從楊龜山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于韶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爲貴游客耶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第于韶對策上覽其對擢置第一龜山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策中言及僞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劍以屬客子韶曰欺天罔人罪積禍稔斯自斃矣授鎮東簽判未幾投檄歸從學者日衆子韶遜辭不獲乃言

日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萎蘇乃啓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可矣後出其門者多為聞人趙鼎薦於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上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為急而理官不以省刑為念願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兼權刑部

侍郎嘗有所奏上曰朕只是一箇誠子韶曰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子韶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子韶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上嘗曰易牛微事孟子遽謂是心足王何也子韶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又問顏俊尊上帝語子韶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其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

九成所得甚多及趙鼎罷相秦檜使諭之曰大凡立朝優游委曲于紹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因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于紹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爲鼎黨無足怪也再章求去中丞何鑄因言其矯僞欺俗明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遊者衆于紹時往來其間爲莫逆交檜恐其議己令司諫詹大方言頃者

鼓唱浮言謗訕朝政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乞投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乃落職編置南安軍前芮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子韶往省之訓曰太尉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流曰一生惟仗忠義誓與　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惟天知之子韶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侍郎此言心中豁然某今即去矣翛然而逝子韶壯之因歎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之決況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明

爲解侍郎
尚史兆益

十四年勤苦所得足多

此心乎上一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今以倡異惑衆為喜臣所論既與郡乃乞觀其意終不肯為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既謫居談經自若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乃題其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卷就明於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又自號橫浦居士廣帥致饋金于韶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于韶移書痛陳其獘戶部持之于韶刊丐祠歸數月病卒贈太師封崇

國公謂文忠于韶嘗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汗敝斷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不過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間裂之或致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禿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麤惡尤甚或問于韶此是性邪抑愛惜不肯妄用邪于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去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世人往往以我為鄙吝以我為迂僻我見

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攖自早至夜應酬他不暇特

可爲發一笑耳

語錄

讀人皆曰予智曰人皆用智於銓品是非而不知用智於戒慎恐懼使移銓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智孰大焉

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已而嘆曰子美此詩非特爲天光野色凡悟道理透徹處境界皆如此

或謂學者多爲聞見所累如何曰只緣自家無主人

或謂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曰伊尹去就舜之世

所以爲道之任

已遠絶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寂寥數百歲
伊尹斷然號於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不是獨
已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
日用爲道則堯舜三代之熙也

或問學者欲正心如何下工夫曰須明乎善不然又
恐錯認

或問原始反終以知死生之說如何是死生之說曰
原反處是其說

或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如何

是鬼神情狀曰物變便是情狀

或問先生嘗云處名欲噺如何是噺的道理曰毋作意

或問孔子言仁未始有定名如言仁之本仁之方以剛毅木訥近仁以克伐怨慾不行爲難樊遲之問則異於子貢司馬牛之問則異於子張顏淵之問則異於仲弓文子止得爲清子文止得爲忠管仲止得爲如其仁往往皆無一定之說而先生論仁

覺字是靈
物來昏

毋斷然名之以覺不知何所見曰覺乎不覺遂於愛上執着便不是仁今醫家以四體不覺痛癢爲不仁則覺痛癢爲仁矣自此推之則孔子皆於人不覺處提撕之遂其已覺人自指名不得

或問游定夫言在春風和氣中三月來乃自明道處來不知春風和氣果認作何意曰便是天地發育時節所見一草一木皆明道也

或問夾谷之會與大禹治洪水周公[illegible][illegible]異否曰合如此故如此何異之有

[illegible]

修己是不要

見得到是要

欲下學之淺深當察其所疑有疑必有見無疑則無見矣見之深則所疑亦深見之淺則所疑亦淺因其疑而決其所見未有不進者

人之所見如登石梯一級高一級則一見高一見有人未及登梯而輒論梯上事皆出於億度非特人不信往往渠亦不自信

或問科舉之學亦壞人心術更不理會修身行己是何事曰學者先識見若有識見者必知理趣就非修身行己之事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

螻蟻蚯蚓聚會橫行偶步其上往往鷙捌獸游于野翕墜于庭荷戈所逐爭欲掩捕喜不自勝何見於彼而不見於此耶人惟其不善推耳

人謂予瀦為禪為其措覺字夫覺字不獨祖伊尹孔子不曰先覺者是覺乎此無可議至其立創大節刻意獨行銷盡世味其骤力有大過人者其言曰汝且逝我用志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本豈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話頭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可謂自為其神矣其立論多淩遽棒喝語人故以禪歸之

楊慈湖簡

簡字敬仲慈谿人父通奉公庭顯刻意為學嘗令敬仲默自反觀服膺是訓不懈二十八歲居太學循理齋秋夜寘坐於床忽覺天地萬物通為一體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簿象山新第歸過之象山長敬仲才二歲素相呼以字為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問曰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云云此即是本心敬仲曰簡兒時聞此語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

正當情狀一點即悟若再饒舌又墮窠臼

不易適平日有粥扇者訟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退問如初象山揚聲答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非敬仲本心而何敬仲聞之忽大省此心澄然清明廣大無始末無所不通復叩問曰止如斯耶象山森然端厲曰更何有也敬仲則歸拱坐達旦質明北面納弟子禮師事焉每謂感陸先生尤是不再答一語若更云云便支離去矣已亂故書猶若有疑終夜坐不寐天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丧母去官尚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

沉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尋廳中始大悟於是變化云爲縱横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服除授紹興府理掾二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敬仲曰無罪命勘乎曰敬仲曰吏今日實無罪必摘抉往事擇之法其不敢奉命帥大怒敬仲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差浙西撫幹乃命督三將兵重政大修衆大和悦改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會邑紳士曰人性至善人性至靈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
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
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
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營營
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汨灼其切惜之其言坦易
明白諸士聞之有泣下者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
既赴臨講說悅孫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藏
訓先賢贊易後來之聞也會逐丞相趙汝愚徵併上
書遣斥管台州崇道觀慶元元年遷秘書省著作佐

邪論常逾對揚言時獎陳經國之要三劄惻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愴然久之人爭傳誦流至北境見者悵悲泣衆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五年旱蝗詔求直言上封事言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才一氣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爲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厲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學諸賢競議新法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决策不回者恥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

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孝臣之改過服義者奏章
陛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
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
援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奏問曰陛下自信此心即
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略無疑貳之色曰日用如何
上曰止學定耳曰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
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已因誦曰至善至善不起
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奏問答往復漏過八刻
敬仲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以面對所陳

未行求外補得溫州到郡首訪賢者禮致之不督賦
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士咸向方
知務學有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先
生繳納出身在郡奉養菲薄日吾敢以赤子膏血自
肥乎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
稚扶攜緣道傾城哭送入對言宜盡掃喜順惡逆之
私情則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時
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列弓弩臨淮
水射之退歎仲盤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即日上

奏疏言之會有疾請去益力理宗即位詔入見屢辭尋以寶謨閣學士致仕卒年八十有六屬纊之夕怡然無死生異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於熙光昧春之間而啟廸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刊訛別證共六卷

語錄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視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視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已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已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已是剖吾之全體而

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姑即七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嘗所以能嘗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嘗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

其運動步趨若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嘗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嘗非嘗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信非運用屈信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

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嗞如此喫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寤如此寐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行也此未嘗明此未嘗行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行爲明也

昏則二明則一漓昏而立明不有昏者無自而明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尚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已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已誠遂已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

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

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道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嘗不聖精神無體質無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

隨處指名
不可執定

日用此心之發而不自知愛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所覺至於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其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名謂紛紛如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幹枝葉花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如此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

意動於物我故乎失爲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不遠而復不動如故孔子莞爾而笑喜也非動乎意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動乎意也哭顏淵至於慟哀也非動乎意也日用平常變化云爲喜怒哀樂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象虛實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悅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之學

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

時習莫想而習在焉

他事他物皆道日用而不知可嘆

而息不遑不息至樂之域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可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

通三才惟有此道而已無他物也無他事也皆此物也皆此事也學者捨道誠無所用其心人知所以用心於他事他物也非果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也謬以為他事而不知他事之即道也謬以為他物而不知他物之即道也不知故昏昏故妄作而為無道非果無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雖視聽

言動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此心即道奚俟他求

通乎一爲事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勦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

道心大同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知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

有是非之心愚夫愚婦咸有之豈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夫舉天下萬世之人心皆如此也學者當自信毋自欺毋自疑意慮倏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有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思為昭昭弗遺

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為心何者為放

此段良採本心卷不舊自標

何者爲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欲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爲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

知道之謂知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謂之覺孔子謂知及之默而識之不可思不可言也

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爲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

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彼有此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此之類縱說橫說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為心二則為意直則為心支則為意通則為心阻則為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亟于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言亦起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

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此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為道在此則不在彼果以為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何謂我我亦

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孔
曰我孔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
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
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
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為我雖
意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尚
不立何者僞我學者不墮於意則墮於必不墮於
固則墮於我故先聖止絕之聖人先覺學者後覺
耳

王子文成曰楊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朱陸并有聖統而先生當時已相忘於無言矣陸氏殁失之門人遂孤之慈湖出而陸之學復振後世謂不起意一言隣於虛寂又謂傳象山者失象山也余謂楊氏易傳亦有所窺亦公之所自得也

王龍谿畿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舉世之士駭而不信至相與盟曰敢或黨新說共黜之龍谿若不聞首往受業焉龍谿固以高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士始悟舊習之支離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並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踰年盡契師旨故其言曰我是師門一唯參又曰致良知三字及門者誰不聞惟我信得及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

龍谿往不啻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
疑信相半及門之士朴厚者未盡通解穎慧者未盡
敦毅予其往焉乃齎大册聚諸同志以行在途自良
知外戶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閱
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廢之矣抵都歐陽南野宗伯魏
水州減蕺王瑤湖懲伯泊鄒縣入覲諸同志爭迎龍
谿與机劑谿大爲推服是歲登第同門錢緒山亦在
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龍谿語緒山曰此非吾輩
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

指授則屬龍谿與緒山分教之龍谿與起爲多文成
論學須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
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
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一毫不可
更易龍谿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
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
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
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
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

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本固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龍谿曰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根腳轉若執著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

同何以同人文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

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卻須進此一格始爲大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

[illegible]何怪乎人以禪學名之

養性明明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証悟之論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旣發川龍谿與緒山追送嚴灘復問宗古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龍谿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譬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懸同文成亟俞之文成旣征洪都鄉郡東鄉僚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來謁請益文成謂之曰軍旅匆匆從何處說起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自悟近被王汝

中指出亦是天機該發洩時吾雖出山汝中與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當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龍谿方偕緒山赴廷試因文成歸渡江復還迎至嚴灘聞訃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加爲龍谿請服斬衰以從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築場廬墓心喪三年時文成嗣子孤弱且內外忌毀交搆悍宗豪僕覬覦爲奸危疑萬狀龍谿協力擁護誅托孤於黃尚書綰結婚定盟久之乃定人稱龍

谿懷與肯之義嚴交師之恩獨不淺翁謗訕叢積由
此益迫不恤也建天眞書院於杭城肖文成像其中
且以館四方之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論及
門私淑咸以期集祭畢各以所講取正焉壬辰始赴
廷對朝廟張永嘉孚敬聞龍谿名欲引置一甲不應
開吉士選又不應又開科道選必欲引之終不應永
嘉以此益重之卒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歸病痊時
相夏貴溪言議選宮僚其婿吳儀制春首以龍谿爲
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

龍谿謂曰補官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大不懌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輔養聖學因票旨詆爲僞學而貶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龍谿時爲南武選郎中再疏乞休告歸踰年以大察去龍谿終不以是動其心益孳孳以講學淑人爲務歐陽德在禮部唐順之撫淮揚將俱欲特疏引用龍谿聞而止之龍谿嘗謂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及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爲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猶不廢出

游有止之者輙對曰不省直真好勞念時常處家與
親朋相燕毗與妻奴僮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
循隱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若纔離家出游精
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大夫交承與朋儕酬荅非此
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癸未卒年八十六

語錄

語悟語修忘助俱著不得

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著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又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有滅未離生死窠臼

此件事就當下不容已者言

人生只有這些子不論隱顯聚散順逆隨身幹辦只有此件事古云蓬萊無多路只在拄杖前非寓言也

此件事無氣魄可湊泊無才能可倚靠亦無道理可商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便是入聖真血脉路所謂講之以身心非徒口耳傳述已也

此之謂近
件事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為聖人也考諸古訓質諸先覺乃學之不容已者然苟無求為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物所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吾人為聖人之志不真只晉起因何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脫不得功

利起因將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
起因將念念只是學聖人歛體承當徹首徹尾更
無二者之雜方是真志然聖人往矣人人有個聖
人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
知潔潔淨淨不爲功利所淆擾不爲見解所湊泊
便是學聖人真功夫考三王俟後聖而不謬不惑
信諸此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註諸此
而已舍此皆是私智詖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
故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些

乖世之所謂豪傑者縱守繩墨不敢越尺寸檢點形迹持循格套避譭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以爲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裏殊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以直而動變化云爲自有天則無形迹可拘無格套可泥無毀譽可徇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乃其䟫履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特達無些子滯礙始是入聖真血脈路

靈時來見在則無將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便是入聖真血脉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誠意一念廓然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話

爲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聖賢立教輕重淺深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之歸於一路而已纔有別路可走即是支離之學

學問乃見在實踐不論閑忙無非用力之地若外見

非實喫緊得及一知便了

是指這件事

在別有學問所問所學又何事耶
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亦不可須臾離無大小無常變
無隱顯語默與夫君瞬息動靜無不是學故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違是違個恁麼造次必於是顛沛
必於是是必有所指學者要思得之見在一念無
將迎無住着天機常活便是了當千百年事業更
無剩欠故曰一念萬年
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
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之心常

本心作得主宰須實下力

止故能不遷帶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嗜慾深痼情極難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禁絕所能制須信本心自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羲皇更無別路此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之謂見易千聖之秘藏

不離此用功知何得貞明不息

也

千古聖學只一知字盡之知是貫徹天地萬物之靈氣吾人日用欲念紛擾夜間游氣昏沉便是不能通乎晝夜時時致良知朝乾夕惕不爲欲念所擾昏氣所乘貞明不息方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自能通乎天地萬物自能範圍曲成是謂彌綸天地之道

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皆以造化爲學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不造則化之源息

說得太自然學者便當所指循路是從上[illegible]

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蘊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息微眇莫不皆然知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真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

果能一念惺然冷然自然辨其用處了有天則方爲主宰須信種種嗜慾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爲鍛煉若不信得這步子只在閒見上湊泊支持下著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未免墮落兩邊其爲未得應手則一而已

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不徒浪死必須有箇安立處此是一大主意主意既定精神命脈盡皆歸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愧可遺無

心外原無何從起

集義義襲所爭亦只在毫釐間

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並須自信本心從無安排處確然立定腳根始為有用處

問集義義襲之辨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乎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術與要法思為終身陷于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閧然指以為異與聖學何由而明乎養氣章後即以王覇繼之不為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

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為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為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皡皡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日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舉天下有所不為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為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

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而認禍福與常人

世常人以富壽爲福以貧夭爲禍以生爲福以死爲禍聖賢惟反諸一念以爲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跖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眞知無善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爲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爲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

焉盡矣

陽明先生起絕學之後由其身所體驗者有悟此心之微發良知之說而良知格物為證其門人尊聞行知不敢稍有擬議龍谿獨持四無之說羣起而疑之乃先生亦復唯唯於是龍谿之言滿天下後傳龍谿之學者流弊滋甚因是遂疵陽明之學噫乎豈陽明之過哉亦由于傳陽明者之過耳當時羅文恭力收其偏余頗愛其簡易透徹晚年始斷其流弊以俟後之學者折衷焉

羅近谿汝芳

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家人故亂其誦怒不止告母曰何怒之難轉也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須力追古先於是以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遂成重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讀

之病頓愈丙申年二十六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近谿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近谿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脈學有真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不就廷試歸尋師問友朋流四方

者十年建從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門於易有傳也迎致之反執弟子禮宗正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平空自地著一畫耶近谿累爲解說宗正默不應徐曰障緣愈添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見許嘗若格物莫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卧榻前陳之其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自想往年從師論道餅樣雖甚完全饑

飽了無干涉徒勞苦身心幾至喪亡莫救癸丑北上過臨清忽遘重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近溪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倦而目輒不瞑擾擾而氣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痼疾可不亟圖瘳耶近溪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裡亦自昭然君今謾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

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延綷驚起所謝伏地汗下如雨從是戕愈漸治血脉衛執隨入京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治寧國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宛陵六邑一時有三代風歲大計入覲見相徐華亭華亭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今觀之似更有實用延綷曰先生以宗社爲心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覲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熾則心事難一先生趁此合并一番令共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在此華亭躍喜翌日大會靈濟宮

語曰先生當初亦上以務學爲急柰何離衙內開啟事三五巷談不足風世得君相同心質乎受福矣華亭深然之反郡丁父憂奔歸十尺悲號不忍釋去有步隨至盱江者近縣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開山農獲罪繫留都乃稱貸二百金往救竟得釋尋丁內艱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訥補得東昌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平城鎮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有從益衆轉參政揜入京誕戒

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役與諸門人聯轍各郡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布衣梁汝元非罪囚楚爲騖田往援之有諷之者曰梁某害道宜置於法曰彼以講學罹文罔予嘉其志道論其他乎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畢端坐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極左史葛賓蘭問疾命其紙筆予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塵故人已相通

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
往往執諸言詮語求者一切放下胸中更何物可有
耶顧無憾焉明日為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
次第進酒微飲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許
之初二日扶出中堂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

不學不慮是宗旨但須從逆之天下纔有規範

語錄

問今時談學皆有宗旨而先生獨無曰此時我問子答是知能之良否曰是知能之良也曰此個問答要慮學否曰不要慮不要學也曰如此以為宗旨儘是的確為有矣

問某儘去致知力行如何學問不見長進曰子是知個甚的行個甚的曰只要此理親切曰如何是此理曰某輩平日說理只事物所當然便是曰汝初要求此理親切今卻舍了此時而言平日便不親

切合了此時問答而言事物當然又不親切且此時問答如何是理之親切處且汝把問答與理看作兩件事來於問答之外故不親切不曉我在言說之時汝耳疑然聽着汝心惘然想着則汝之耳汝之心何等條理明白言未透徹則黙然不答言纔透徹便隨衆欣然而是則汝之心汝之口又何等條理明白如此則辨如此不思便是致知力行親切處矣

問晩來所教尙求而求得了于於所求未得而心開

知之未嘗或昧是汝心之本然明否曰是心之本明也心之未得而言則言之未嘗或差是汝曰之本然能否曰是曰之本能也曰心本明而知未嘗或昧只本能而言未嘗或差則此身此道果不離於須臾也曰今蒙所教果然如此與離若有所得矣曰子之心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知之子之曰不特昨日之未得言之而今日之既得亦復能言之則此身此道又果不止不離於須臾可引之終身也心之未得已得而一一

知之不昧即所謂明明德也日之未發已得而一一言之不差即所謂率性之謂道也以心之所明者以性之所率者彼此相與切磋講究即所謂在親民學者如是學即所謂爲之不厭而時習而悅也教者如是教即所謂誨人不倦而朋來而樂也然則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者固於是益信其不誣而所謂浩然以塞乎天地之間者亦可立正待以觀乎至誠無息之妙矣

或談性命非下學可與後數月復來攙然對曰某向

見以爲停當不可也以爲不停當不亦甚

細聖賢非人可及豈知性命諸天本吾固有嘗負硯川用間言動事爲其停當處雖古賢哲難以殊論先生曰子停當二字尚恐未盡停當也或者瞿然曰言動事爲可不要停當耶曰可知言動事爲方纔可說停當則子之停當有將而要有時而不要矣不觀栢林之禽鳥乎其飛鳴之相關何如也又不觀海濤之青苗乎其生機之萌茁何如也子若拘拘以停當求之則此鳥此苗何時而爲停當何時而爲不停當耶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造

造化之妙元無停當之時亦無不停當之時也

說得精煞盡自明快

化之妙原是貫徹渾融吾于晝作而夜寐笑嬉而假息無往莫非此體豈待言動視爲方思量得個停當又豈直待言動視爲停當方始說道與古先賢哲不殊若如是用功如是作見則未臨言動視爲同是錯過而既臨言動視爲亦總錯過矣

聖賢叅拳甄教有許多經傳不爲其他只爲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夫此身此時言談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皆可會通字字句句

用力持守
然亦允執

無一不於此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顯現矣緣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與醒便各各昏睡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都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與醒耳目醒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

問允執厥中不識此中如何允執曰諸君將謂此理有一定可用力持守爲允執耶是則子莫之所謂

執而登虞廷之所謂中哉易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夫既寂然將何所執夫既遂通又何假執使雖聰明不能爲思雖才辨莫可爲言以其神妙無方爾北人言人可用曰中用言物可喫曰中喫亦以恰好相當遂以中形容之耳

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此會合堂上下百千共其心而共一欣欣愛好之情百千共目而共一明明覿面之視百千共耳而共一默默傾聽之聽百千共口而共一講

轉心向這
實承當便

無諱之止百千共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故聖人指點仁體勿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衆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一段意思便識得當將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一團虛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即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不肯轉心向這裡

原許多功力在何不一一拈出

承當那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内非外或失則太過或失則不及恭他定說聖人爲學决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

自爲孩提時直至今日親長之愛敬耳目之聰明饑寒之衣食隨感而應良知良能則自圓妙真是人人俱足個個完全但能就中先覺先悟於此直下承當受用正如鑛石過火融化透徹則教做聖人

一覺悟即教做聖人聖人雖在此凡人是亦在此

然究其所覺悟得只是吾人現在不慮不學之良知良能而已吾人只少了聖人此一覺悟則便如一片精金藏在鑛中而不成受用雖終日去愛親敬長食飯穿衣與聖賢原無兩樣而不得名爲知道故聖人教天下不是別有增益只是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用火煅鑛鑛即是金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孔孟口口聲聲只好如此懇切其教其學只好如此方便問今若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曰無以異也曰既無

自明自昧　覺[illegible]念間　合

以其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為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為常人矣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賢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個性道體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惕惕而和我今與汝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莫非天機活潑即

識得說法絕不令人要當面畏難然却不容易

民渾民能服透為不

於今日直至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者也喜怒哀樂總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我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

問知之本體雖是明白常若隨知隨蔽此亦只是知的不真便會蔽若志氣的確要去為善之時則物欲自然蔽不得了曰汝心光明本體豈是待汝的確志氣去爲出來耶又豈容汝的確志氣去爲得

得亦是蔽不得一有擺脫只在人當猛省明勿失此覺而已

求耶此心之知既不容人去為得則亦不容人去蔽得吾儕原有此個至寶為又為不得蔽又蔽不得神妙圓明極其受用乃自孔孟去後埋沒千有餘年不得見面隨着諸家之說以逃導逃於不容為處妄肆其為於不容蔽處妄疑其蔽顛倒於夢幻之中以終生卒歲將求乎善而日遠乎善將去乎蔽而日增乎蔽徒受許多苦楚而不能脫離豈知只在一言而頓超拔也耶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

无不曾加上些子此只是不學不慮

點人透徹至此

不免於慮此學也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爲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爲慮乃是慮而能得也

問先生只以孝弟慈爲明親至善之實何耶曰大學者大人之學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今觀赤子之心却只是個孝弟而保赤子則便是個慈也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話曾離了孝弟那一場事曾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弟而爲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爲聖學詹晏事功則以孝弟而鄙

非堯舜不能消孝弟之理惟孟子識得此惟近溪發明透

之楊墨仁義則以孝弟而亂之王公氣勢則以孝弟而勝之只非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弟之妙後世不察謂孝之與弟止乘淺近為言愧天下之理豈有妙於不思而得者乎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即所謂不思而得也孝弟之不學而能即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却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却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及即如赴源者流須發于源泉而枯槔滔滔

多而無用也繪菜者芽須萌于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是直指人道之捷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為天下後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魂定魄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諸生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須臾之頃焉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

人家立宗法意思是欲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立宗旨意思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

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即是人可也說人即是天亦可也說聖即是凡可也說凡即是聖亦可也說天下即是一宗可也說一宗即是天下亦可也說萬古即一息可也說一息即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微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轉相裁成庶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

引喻猶以戒辭堯舜文王無非此衷此段

道一個志願若人於道一個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設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徧功

人不善學則雖孝弟而終歸於鄉士之次人能善學則即孝弟而終至於聖神之大

或問如何是善學曰能文斯二者二者弗去樂斯二者皆所謂善學也

戒之爲言最爲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不可蹔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

是則學之始必戒也如日齋戒必神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況其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和位育皆效也而節則先言之未有其初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

問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本體今方曉得中庸是個人也吾人天地生成是個中庸又終日講求中

庸那無一個曉得自己即是中庸此其天下古今一大怪事只從此自是中庸而不肯自認中庸一端而已哉即所知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却不肯自認做仁又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分明自己是知却不肯自認做知靜言思之我此半世孤負天地造化付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埋藏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聖賢經傳拔開天賜之寶藏打醒降生之元神而甘心頑鈍頹惰將以下愚終此生積

愆罪過宜其已追悔無及但願大家肩加警覺爭自濯磨戰兢以泰若明命戀切以期報親恩潛思無膺道要蘊則仁智中和在昔册者今皆渾全在吾此身則光搖元神浩然還復克衆至實輝熠赫然則無乾坤又非一大快事哉

曹真予云羅近溪逆人聞道透徹心體豈不可謂而關界處亦誠其病乃學者得其關界以爲可使其私也而減多不礪

楊貞復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號泉歸善縣人弱冠賊蹦東平起元為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年二十一中鄉試第一人三試南宮不售遊金陵遊旴江黎允儒問羅近溪之學中大契之登進士官編修冊封崇藩取道旴江執贄羅先生而業學焉往復參證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語為答問又摘其論仁者為識仁篇日諷誦之并示學者戊子校士八閩試錄大發所學在經筵上崇聖志勸聖

學政國子監祭酒晉禮部侍郎因災奏復上恭勸勤
學政輯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其中稍爲詮注取供
範語名曰訓行錄遷吏部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卒
以哀毀致疾卒年五十三生平孝友厚宗族周黨人
有過耳不欲聞惟就其善獎成之亟羅先生無須臾
忘離圖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
居以爲常四方受學者常滿戶外起元隨機指授人
人灑然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於孝弟慈
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必師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

手足之生生所必然夫愚夫愚婦之知能所理氣稟物欲
皆明德之寄寓其視其聞所不視不聞之本體大抵
皆本師說而推衍之其言亟成之心非世儒矯張義
襲者比也所著證學篇楊子學解論學存笥稿曰涉
語錄諸書

語錄節

一友問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爲學必須如此漸進何如曰能信自已是眞士則聖天在我何以希爲

又一友問曰何爲眞士曰識士心識眞士矣何謂聖天曰識心識聖天矣

一友言曰吾人不爲性命焉川講學曰講學正所以爲性命其不肯講學者與夫講學而不眞切者皆未念生死臨前耳昔者羅先師令太湖日進諸生以性命之學其推府素迂之一日代巡條囚推府

警語在此

及先師侍側推府因問謁先師於[illegible][illegible]曰羅洪乃道學先生代巡遂顧之曰且今看此臨刑之人這道學作如何講先師從對曰他們平素不識學問所以致有今日但吾輩平素講學又正好不及他今日推府方掩口而笑代巡復詰之曰如何不及先師曰吾輩平時講學多爲性命之談然亦虛虛談過何曾真切爲着性命試看他們臨刑往日種種所爲到此都用不着就是有大名位大爵祿在前也都沒幹他們如今都不在念只是一心要求

保全性命這等說來他們眞爲性命之心甚切不過恐吾説乎時所講的性命道理都是泛論那能及得他們如此眞切忽爾無常一到將若之何學承下問甚是惶愧代巡不覺嘉嘆不已推府亦歎容於時前友及衆座竦然公顧謂友曰念及生死臨前誰不竦動目今竦動之心便是盡性至命的根本又是出生入死的關頭能於此時直下透過頓證無生不然轉眼便是輪迴都又徒成一番虛話更有愧於先師矣友有省

羅先師微言指點畫成妙義予曾問馬友云先師向入器都諸友侍側語次有及性字一友因問其義先師曰性字从心从生生生就是性友曰既是生生謂性死了怎麽先師曰你說死了就不是性若是人人生而不死從開闢到今留得這幾箇呆人在造化也𧬈言下諸友莫不躍然

黄吉先問仁在乎熟熟果何如曰仁者人也仰此七尺之軀天地萬物皆其一體大學所謂大人是也大人之學明明德必極其明親民必極其親然後

為生於至靜而非合內外忘物我渾渾融融養到極純熟則地安能使此七尺之軀渾然與物同體而成大人耶成大人而仁斯熟矣

周海門汝登

周汝登字海門浙江人傳缺

語錄

志乃最初起念是吾人因地終身結果只成就得這一念孔子十五志學便從性命起念鄭康成居家考索便從著述起念孔明自比管樂便從勳業起念叔子峴山墮淚便從名稱起念儀秦力攻揣摩便從勢利起念鄙家爲一大事因緣便從生死起念今日吾輩從事此學要看從何處起念於此草

只這一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此是生死處放得下此處放下餘皆放得下

草不可言學

問晦翁言全放下如何是放下曰夫子浮雲富貴顏子不改簞瓢孟子不淫不移此是境遇處放得下則可謂云爾已矣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此而已矣此是道理處放得下境遇處放得下人則易知而道理處放得下知之難矣然道理處放不下而稱境遇處放得下者無不足處

問見性者以境緣爲驗然有見地已明而境緣不能無得者何也曰見性者如開眼之人必不蹈於荆

棘亦不怕荊棘爲礙彼入荊棘者必非明眼即怕荊棘爲礙者眼必未明也故凡境緣爲礙并在境磨煉者皆非見性者也

程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已明白說了也王氏曰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一死生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儒者謂聖人不言生死只此數語足矣更何用屢屢也生死不明而謂能通眼前耳目聞見之事者無有是理生死不

痛快處便是流弊處

了而謂能忘眼前利害得失之術者亦無有是理故於生死之說而諱言之者其亦不思而已矣

中甫問分明其中有物緣何又言本來無物曰有原是有只是耳目不能到言語不能及心思不能與除此三者一任你有

問性自體驗宇宙中只此一知時時顯現即一致字亦是多說目恐人信不及故說致良知恐人以知識爲知故說一良字若知體透徹則良字亦多說了其實只一知而已矣

推扇之喻只是粗意有意義亦粗也

自見爲忠孝便非忠孝

一友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曰更須識取當下曰當下如何時天暑人各搖扇先生舉扇示之曰只此一搖義邪利邪辨邪不辨邪其友黙然

問無善無惡則爲人臣子何所持循曰爲人臣者只求免於不忠爲人子者只求免於不孝如此持循工夫儘有可做曰聖人忠孝之極也然則希聖非與曰止敬曰文大孝曰舜此自人稱之耳若文王小心翼翼曰臣罪當誅何嘗有忠處舜負罪引慝曰不可爲子何嘗有孝今人只要立忠立孝便是

有志爲學便入聖域勉之一字

私心聖人之心如此吾亦如此謂之希聖不得其心而徒慕其名去聖遠矣

問無善無惡則世有敢諫之節康濟之猷者非爲善而何曰無善可爲爲善則非善矣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一二句最可體驗今人若乍見孺子入井必然驚呼一聲足亦便跑跑到定然抱住此豈得爲乎此豈知有善而行之乎故今有目擊時事危論昌言者就是這一呼拯民之溺八年於外者就是這跑懷保小民哀此煢獨者就是這一抱此非不

足彼非有餘此不安排彼不意必一而已矣今人看得目前小事業大忽那目前著意去做事業做得成時亦只是覇功小道夫聖學不啻天淵三代之治必不可希此所以學術不可不明也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棊此指了徹之語而人但以爲譬喻設言亦可嘆矣

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日盈兩間皆物也誰能明之所謂處覆載內不知天地在照臨下不知日月日與萬物羣而不知萬物備於我也故須明於庶物

六經之旨盡于此才是善讀論語

日用常行皆人倫也誰能察之所謂行不著習不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故須察於人倫明察則爲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爲行仁義

論語中具有六經蓋其神也得其神不必更讀六經讀六經亦論語融通矣一以貫之易之神一即乾卦之一畫也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書之神思無邪詩之神子聞之曰是禮也禮之神子語魯太師樂之神以從吾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春秋之神悟此則一坐語之間而六經具備

畫以形容吾心之萬事萬物勿認之

問伏羲畫卦曰伏羲畫卦之意果何爲者蓋專以形容吾心之萬事萬物而已是故一身之中頭目鼻舌手足肩背以至喜怒哀樂生死夢寐出處進退禍福吉凶卦之畫以形容此個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天地之間日月山川草木蟲魚以至寒暑晝夜古今終始卦之畫以形容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卦畫有所從起圖之虛中乃從起之原虛中無有名字孔子強名之太極虛中無有一物周子特標以無極無極而太極卽吾心是也心非思慮知

總吾身心形像愈切愈近

識之謂不離思慮知識而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生天生地生萬事萬物者此也伏羲欲使覽圖而知一切備於我後之儒者不知在我而推之於天地若身外然者伏羲欲使人覽圖而知萬只是一有根於無後之儒者不務窮其本根而徒於萬上尋求有處說若伏羲之旨遲之矣

問周子太極圖只是形容得天地間大道理否曰是給吾身心影像昔真西山於圖有契乃曰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也乾元自有乾

歷無二光
見忠孝一
說

元分知吾身即乾元矣然看太極圖者有西山之
悟人方可不然如對鏡見影都問這個是誰
一生所孝者所以事君孝即是忠所發孝可以爲忠
日如一盞燈光處處照見無非此燈之用曾子論
孝凡處友戰陣以至殺禽伐木事事皆是不但事
君曰若是則衣可以爲食食可以爲衣乎曰衣食
不同而衣衣食食之心曾有二乎
人到諸事沈溺時能廻光一照此一照是起死廻生
之靈丹千生萬刼不到墮落者全靠此



問易。曰易要曉得大吉只要人識得一而已伏羲畫爲形容畫此一畫有一便有對於是有一一卽一也只此一一上上下下便成八卦又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至盡天下之變總之只一而已再無別物凡夫迎吉避凶不勝恐亂明者只見是一亦吉亦凶而非吉非凶隨其所遇事事無礙爻辭皆以發揮是義而已陳閩齋曰學易者當與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脚下盤旋至言哉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突然說起吉凶機竢待人領畧

活潑潑地

後來孟子之思濂溪之尋延平之觀皆是如之何如之何處凡事都他不得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斯即吾斯未能信之斯不舍晝夜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時即學而時習孔子聖之時時字聖人觸目感通斯道充滿於宇宙故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凡心有妄念身有妄動口有妄言皆惡也修持之士必欲防閑而屏除之東滅西生終難淨盡亦如石壓草根株猶存惟不務

生於憂患
死於安逸
如此況其
下焉者乎

去惡而但求志仁則惡自消融程子謂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志仁之謂也不須防檢不須窮索無惡之謂也此直截之宗與摘枝尋葉者不同

素患難行乎患難此素位之君子而人不知所以行孔子厄於陳蔡子曰烈士不困行不彰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孔子絃歌子路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圍於匡子路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

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將以逃先王好古法而爲
作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夫子
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行乎患難蓋如此

試問諸道諸公皆世所推爲大儒者也而謂其爲
近於禪夫諸公於官立身皆卓然自見伊義論有
疑於禪者亦借禪以爲用所謂不以世間法出
世間法不以出世間法壞世間法庸何傷曰夫子
惡鄉愿之亂德爲其似而亂眞也毫釐之差千
里之謬其誰能辨之曰四十而不惑蓋四十以前
猶不見自信則所以致辨於毫釐之間不遂成千
里之謬者所關匪細故也儒釋之界其流雖遠其
源却近顏應軒之言曰近見有摘吾儒格物致知
以解法華經者方之異之不啻吾儒亦借佛教以明
道也其流弊將至儒釋同歸而不可解矣吾輩不
能辭以闢之而以助其波揚其簸寧不得罪於聖

人

宛陵劉侑公梓

理學宗傳卷之二十六終

理學宗傳跋

甚矣理學之難言也肯人無理學之名而理學之傳負後世多理學之名而理學之傳濫夫理學者道統之繫也不得其人傳之則統於何屬得其人以傳之

矣而或各治其尚家之說以其所主者爲是非文竊其說者徒爭之于唇舌而浸淫乎旁趨異教沿源遠而流益分而僞學之目遂不免當世口實矣則夫上下數百年表章絕學以定正宗

使天下後世恪遵而實踐之有
傳人何可無傳書哉鍾元孫先
生固未嘗以理學自標榜也而
吾黨望風蒲輪屢下莫不曰斯
眞理學矣先生容城人為劉靜
脩同里卜隣蘇門又姚許與居

自登籍後守道且七十載其出處大節卓然也朱刺衛八年于玆嘗得親其謦欬聆其話言又時或過先生之廬而見其堂下穆穆門內雍雍脩身齊家所謂篤行君子非歟其一生身體而

力行者已躋見之歲寒居問答
中而又憫理學眞傳後世不得
其統宗而是非同異罔所折衷
以自淋而淋人也乃取古今醕
儒可歷代俎豆不祧者得十一
人人各一傳又裒集其蓊迹係

縷訓誥成十一卷其餘自漢迄

元以來名儒以理學著稱或功

存于箋註或附見于師傳者凡

數十人合十四傳為十四卷又

有學行精醕見解超別在諸儒

品評微有水乳之未合而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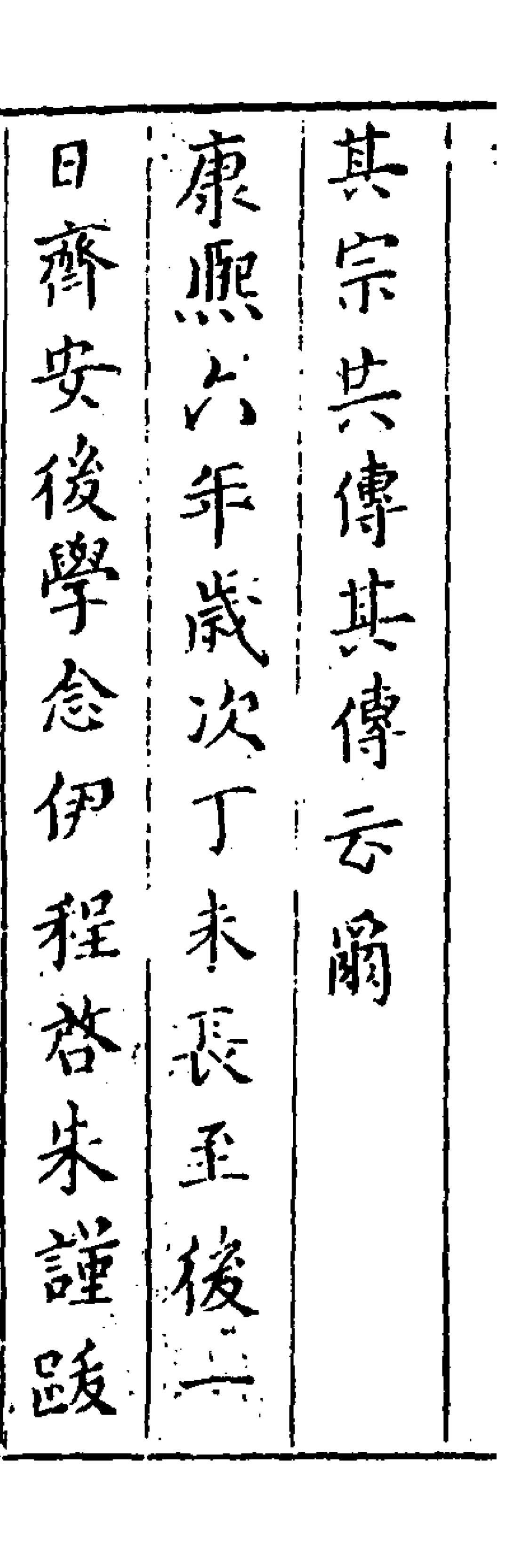
不以俟後人論定者因補遺六人為一卷共二十六卷名曰理學宗傳先生之心苦矣宗傳云者若大宗嫡派脉脉相承無以譜之則亂若繼火傳薪燈燈相照無以續之則滅由今溯其數

十年來之學者汨于聲利術日晦學日卑勿論躬行者鮮即好名亦難其人講學一席且迂視之微先生倡明之過此以往皆失姓之子走長[illegible]耳雖朱紫牘之餘展而讀之猶恍然見舜周

孔數聖人之心法與夫濂洛關
閩諸君子之力量如千百年同
堂授受真不啻一脉相承一燈
相照也乃其中越漢隋唐之儒
者而直推元公以上接鄒魯之
正宗胥亦闡衛有先後而成學

有偏全董也王也韓也其視周子即如子與所稱清任和之于尼山乎而自序宜以姚江為紫陽之貞則劉許亦可以董韓例矣噫孟子而後聞知者濂溪矣周子而後聞知者紫陽矣姚江

既爲紫陽之貞則貞下起元接聞知之傳者後之視今當必有以位置之先生其知所自處矣是以于其集之成也既有仲誠張君先爲梓之予又從而跋其未竟者正期與于斯文者其宗


其宗其傳其傳云爾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長至後一日齊安後學念伊程啓朱謹跋